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四百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一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黃庠楊寘附

唐庚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文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葢少也甞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録其子一人實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甞上書言兵法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

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

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皷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陜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内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甞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甞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録之著唐宣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

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

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

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

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

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

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

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廵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

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

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

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

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

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

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

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

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内同起居寢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賻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

拱之竄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

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
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
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
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
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
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
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

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逄求遷官且有命逄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逄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

琦甚器之與黄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陜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葢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昧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黄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强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

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閒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

四冠多士山人無禄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子
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
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宫歸
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
言閔俗存舊内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
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
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

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州僦舟遇江漲聲揺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

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卭語連伯虎臨卭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

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
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
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
罵曰吾將以為韈好事者傳之以為口實初舉進士稍
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
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
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

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
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
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
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於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
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
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
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

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祕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竝圖上之神宗下凡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竝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吉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

子同時之人令以孟軻益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説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黄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學强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為新奇甞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

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即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

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貸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黄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為序之甞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

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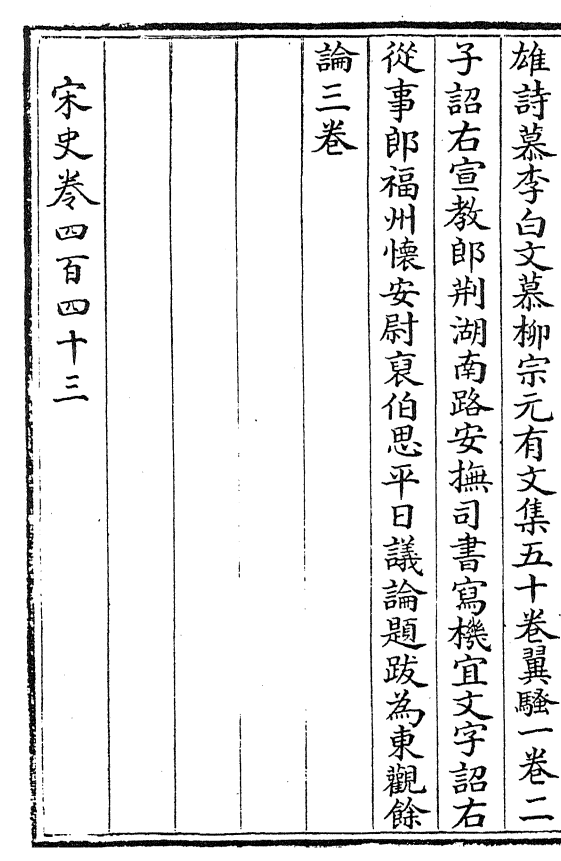
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長睿其逺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淩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艱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

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竒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龎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刋誤二卷由是篆隷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

修書思升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累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楊



雄詩纂李白文纂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㝎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為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長文　劉弇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

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録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甞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為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為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

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曽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强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絶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

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為太學正李清臣
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
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
晝掠塗巷補之黙得其姓名囊槖皆審一日宴客召賊
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徹警坐修
神宗實録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
酒税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
中兼國子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

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温潤典縟其凌麗竒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為京兆府司録事秩滿提點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於

文詞舉進士不中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黄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處州酒税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

謫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

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黄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黄州知兖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頴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頴聞蘇軾訃為舉

衰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黄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黄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

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

投開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宫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

軾改教授頴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奥喜作詩自云學黄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奥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黄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

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覯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侫甞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

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葢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昌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𨚫來一瓣香敬為曽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
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
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
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黄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
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
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

學為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蕆其事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定華山下范鎮為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

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中年絕進取意謂顏為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

利害以為殺之無益頗加寛大當時韙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頴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意以壽終恕少頴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歳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

詰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
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
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
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
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
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强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
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

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靣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徳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説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閒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

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

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吉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强受而别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説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録其勞官其子義

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奥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為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

卒以宰相上馬為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廱以為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録再轉愽士以文

章授知于蘇軾常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説人禍福或中出必乗車甿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

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
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
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
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
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
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
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

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甞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

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

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洽洸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青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辯精於鑒

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黄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内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

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

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

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

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

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

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徵宗

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吕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衞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草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為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丱角能屬文博學强記年十五

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悔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録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删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竒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辯測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者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絶真秦

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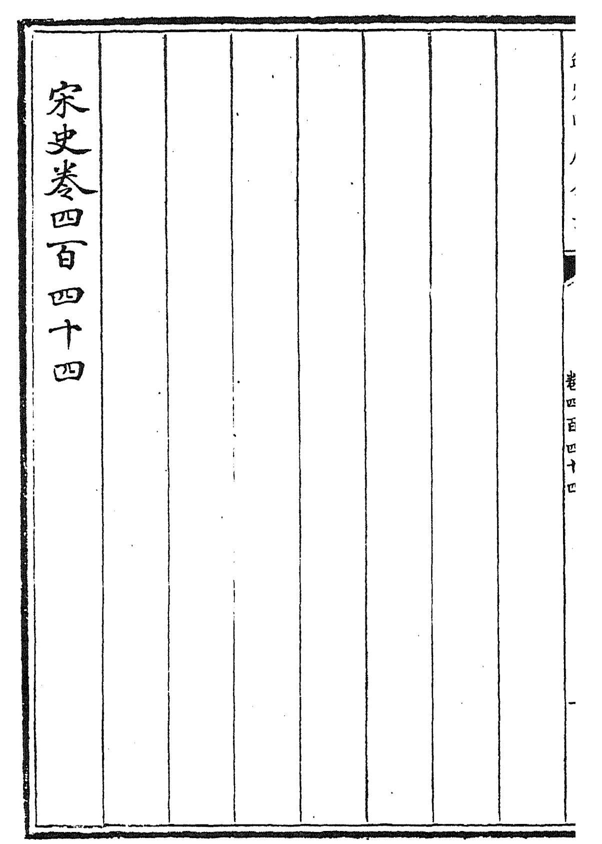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名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為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名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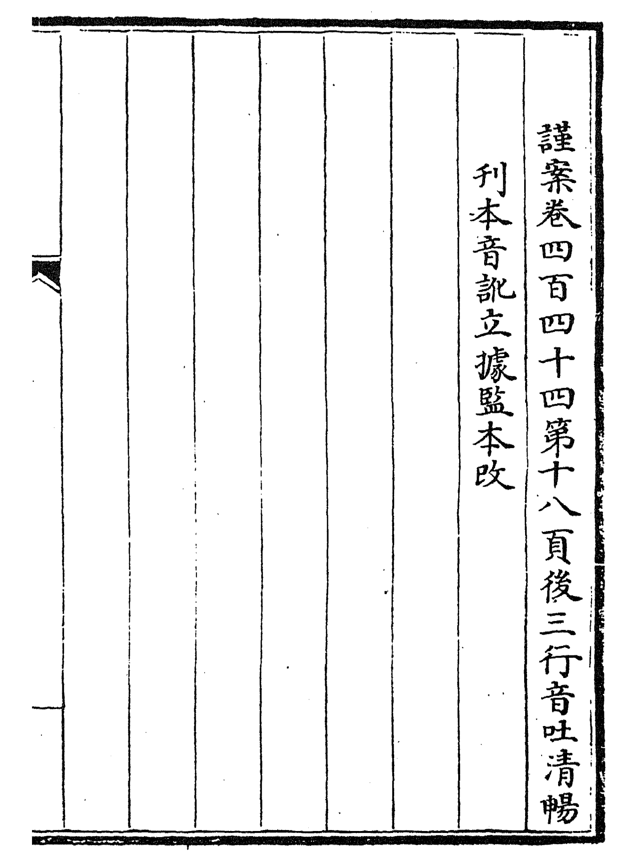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台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貧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葢立志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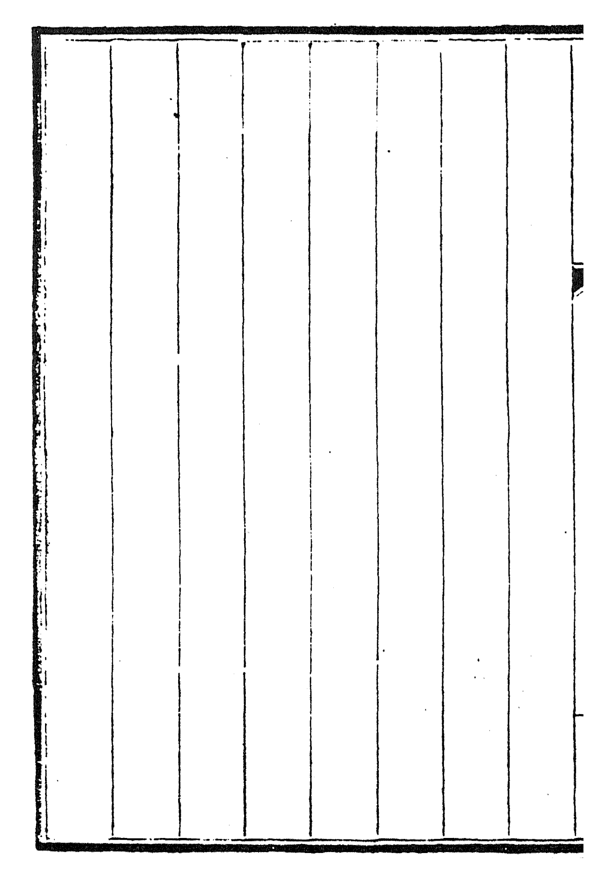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頴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録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劇剔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為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

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謹案卷四百四十四第十八頁後三行音吐清暢刊本音訛立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四百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三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卽之附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曽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袵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

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

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宫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

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合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阼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黄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艶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将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将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来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邉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聖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

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詔旨為日歷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别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其敷羅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

修撰范沖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
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
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㫖
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
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
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
宗實録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㫖比修實

録所取十葢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𢡟怲懔憘

葉夢得字少藴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

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来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蓼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来在内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

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
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内得
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
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蘄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方
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斜民輸鏹就糴京師
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
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戸夢得
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

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

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

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
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
陽受朝命隂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
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
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
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
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

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

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為少監奏修日歷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

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蘊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内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禄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禄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

倖之門自改使為大夫以来常調之官下至皂隷轉為横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来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為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使知制

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竣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為提舉江州大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録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為文典雅閎奥為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陜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

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嵲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嵲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

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
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
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
收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刋改神宗
實録得罪語連峴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
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
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竒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九年除司勲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金人

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嵲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録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嵲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嵲作中

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名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

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
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
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
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
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
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
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

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

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赴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為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蘓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為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

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
高宗曰爵禄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
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
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
時秦檜當國喜奬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
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删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
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懐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
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為首差提舉議歴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歴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

休寧縣復召為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裒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

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糵其短罷歸
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逺貶者咸赦
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横聲揺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
艦閲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廪振之民頼以
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
方官至侍從孫邲為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
羽雀翔卧内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

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覿覿特白于孝宗喜之内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

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御製誥甚工具有體自此燕間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

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故攘置一廵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

有志名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强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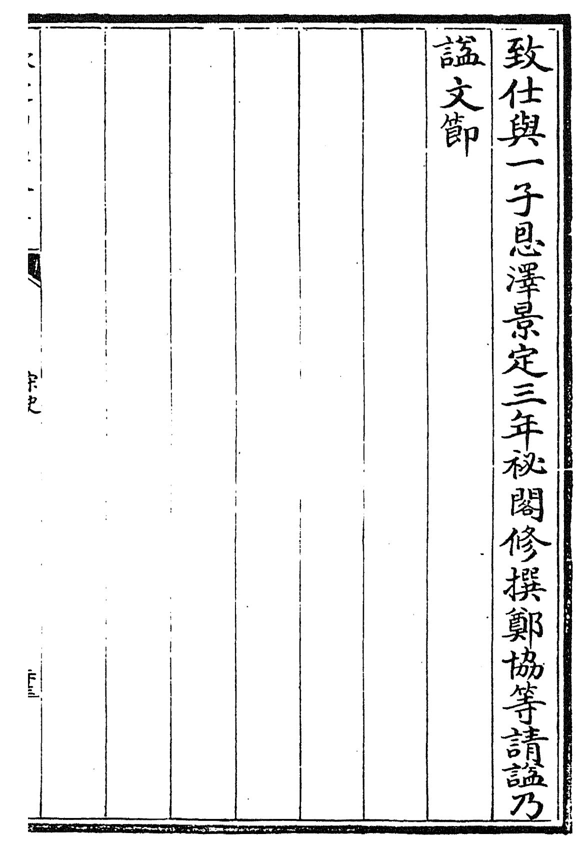
張卽之字温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

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麯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

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為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

墨惟忠字省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為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匄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

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
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
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
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寛平
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
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彦巋然獨存
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吴旂乞録
其後詔其子遜補上州文學遜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



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